

有人四处寻找，有人痛苦等待，有人被迫报警“抓自己” 紫丝带妈妈：我的孩子被亲人“拐”走了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张秋盈 欧阳婷

5月10日，母亲节。这一天，已为人母的肖凤坐在家发呆。她翻开相册，努力回忆将儿子星星抱在怀里时的幸福感受。5个月前，肖凤的儿子在生日这天“不见了”——当时，她与丈夫正在闹离婚，夫家人就这么带着孩子搬了家，切断了所有联系方式。

熟悉的地方一一找遍，派出所、法院也去了很多次，肖凤一无所获。直到加入一个名叫“紫丝带妈妈”的微信群，她才知道，跟她一样正遭遇孩子被亲人藏匿的妈妈还有很多，光这个群里就有200多名——她们有的获得了孩子的抚养权，孩子却被夫家强行带走；有的探视权得不到满足；还有的因为害怕再也见不到孩子而不敢结束不幸的婚姻……

“对我们而言，孩子就像被‘拐’了一样，只是带走他们的是我们曾经的亲人。”群内一位妈妈告诉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，如今“紫丝带妈妈”的人生只剩下一件事，那就是见到孩子，“谁也不能割断母子间的爱”。



扫一扫，
参与网友讨论

01

儿子在周岁生日这天“丢”了

肖凤最后一次与儿子见面，是今年1月8日，在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司法所内。当时，肖凤把星星搂在怀中，孩子的奶奶和伯伯就站在一旁，眼睛直直地盯着她，“生怕我把孩子抱走”。

2019年，肖凤和胡展开始离婚诉讼。从分居那天开始，她和儿子见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，只能靠短暂的探视来缓解思念之情。

“2019年12月31日，儿子周岁生日，我带着蛋糕在他们家门口等了一整天。”肖凤说，在前几天，她就和胡展约好，要回家陪孩子过生日。

一大早，肖凤带着蛋糕和礼物，从湘潭娘家赶到长沙市岳麓区的夫家，“敲了好久的门，都没人回应”。

等了一上午，肖凤又来到胡展的工作单位，但也不见人。她只能又回到家门口继续等待，直到隔壁邻居告诉她：“这家人早就搬走了。”

肖凤只能先回湘潭，试图电话联系胡展，但此前还能打通的电话，此刻也打不通了。几日后，她只能再去胡展单位寻人，可这时，她又得知对方已经离职。



▲肖凤给儿子周岁生日买的蛋糕。

▶肖凤说，儿子周岁前一直很依赖自己。



此时，肖凤再拨打胡展的电话，已是变成了空号。儿子的突然“消失”让肖凤崩溃——离婚官司还没结束，孩子就被抱走了，夫家人凭空“消失”该怎么办？

肖凤告诉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，她和胡展是相亲闪婚的，没有彩礼和婚礼，而且很快她就怀孕了。当时儿子早产，才7个月就出生，在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住了34天，也正是在月子期间，她开始对这段婚姻感到绝望。

2019年2月27日，还在坐月

子的肖凤与夫家人吵了起来。夫家人指责她的娘家没有给嫁妆，导致孩子出生后经济压力大。肖凤气不过，顶了几句嘴，就被丈夫连夜开车送回了湘潭的娘家。

3天后，肖凤带着父母来到夫家，一见面又吵起来，“他们说我的爸妈是来抢孩子的，扬言要报警！”

就这样，两家人闹得不愉快，肖凤跟着父母回了家。之后，还没来得及处理矛盾，胡展就提出离婚，“当时我正在哺乳期，民政局办理不了，就没有离得成”。

婚还没离，孩子先“离开”妈妈

接下来的日子，肖凤和胡展开始了拉锯战——胡展要离婚，但要求儿子跟他生活；肖凤也想要抚养权，但见不到孩子只能寄希望于法院判决。

2019年11月3日，肖凤的生日。尽管婆婆不让她带儿子出去聚会，但她还是抱走了。结果，带儿子回家时，胡展对她动了手，连手机都砸了。

之后，肖凤向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。同年11月5日，在岳麓司法所的调解下，婆婆让肖凤看了一眼孩子，“之后每一次要求见孩子，他们都会百般阻拦”。

为了见儿子，肖凤开始求助各方力量，但结果并不如人意。

2019年12月20日，他们的离婚诉讼案开庭，没想到，胡展在法庭上坚称：“我和妻子感情很好，儿子还太小，更不能离开爸爸。”

于是，两人这婚又没有离成。但自此，胡展一家人对肖凤的态度变得更差，她要见儿子一面更是难上加难。

“我也向派出所报过警。”肖凤说，但民警告诉她“等六个月后再次进行离婚诉讼”。

自从联系不上夫家人，肖凤只能来到公公婆婆所在的街道办事处打听。

“工作人员说附近都已经拆迁了，只能电话联系，但我打过去，发现我的号码被拉黑了。”心疼

孩子的肖凤只得买来奶粉和一些衣物寄放在街道办事处，请工作人员转交。

同时，肖凤再次向长沙市妇联和司法所求助——1月8日，岳麓司法所组织调解，她在司法所内又见了儿子一次。

但此后，肖凤再也没能见到孩子。

今年2月20日，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肖凤：“你给孩子的衣物都被他们领走了。”

“要怎样才能见到我的孩子？”如今，肖凤求助无门。在求助过程中，她在抖音平台发现一个“紫丝带妈妈”的账号，加了微信群才得知，像她一样的母亲还有很多。

02

得到了抚养权，却得不到孩子

在“紫丝带妈妈”微信群里，正满世界寻找孩子的妈妈还有30岁的刘悦——与肖凤不同，她和丈夫已经离婚，法院判决“4岁女儿的抚养权归母亲”。但如今，由于前夫家人带走了孩子，她已经半年没见过女儿了。

2017年2月，刘悦与前夫协议离婚，协议书上明确“女儿瑶瑶归女方抚养”。之后两年，除了周末前夫家人会来接孩子外，大多数时间孩子都是跟着刘悦生活。

不过，2019年3月的一天，刘悦去幼儿园接孩子时，老师告诉她“孩子被爸爸接走了”。第二天，她就收到了前夫要求“变更抚养权”的法院传票。

之后，刘悦再想去幼儿园接孩子，就被园长和老师拒绝，理由是“送孩子上学的爷爷奶奶特意叮嘱，任何人接孩子都要经过他们同意”。

刘悦很生气，甚至想过强行把女儿带走。但考虑到瑶瑶年龄小，胆子也小，事情闹大了可能让孩子有心理阴影，她没敢这么做——之后，她只能远远站在幼儿园拐角，默默看看女儿。

等待二次开庭，是刘悦的唯一希望。2019年9月，刘悦

和前夫“变更抚养权”诉讼开庭——前夫指责她不管孩子，但经法院工作人员走访调查，判定前夫的说法失实。最终，法院驳回了刘悦前夫的申请。

可当刘悦带着女儿的户口本、离婚协议以及法院驳回抚养权变更的判决等证明，再次来到幼儿园时，园长告诉她：“孩子刚又被爸爸接走了！”

此后，刘悦就再也没在幼儿园见过女儿。

“我去报警，警察说带走孩子的是亲生父亲，他们也管不了。”刘悦说，绝望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蔓延，“我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明明我有合法抚养权，但就是见不到孩子！”

2019年11月，找不到女儿的刘悦向当地法院申请了抚养权强制执行。但执行法官告诉她，孩子不能够“被强制执行”，被执行人只能是刘悦前夫。

然而，前夫一直在外地工作，刘悦面临的似乎只有无止境的等待。“年前他说不回来，年后又说有疫情，现在4月了还是见不到人。”

更让刘悦气愤的是，今年3月20日，她求助执行法官，希望其催促前夫执行抚养权，对方竟反过来劝她：“想通一点，孩子给爷爷奶奶带不更好吗？”

刘悦离开法院，又寄希望于律师，但一位律师朋友直言相告：“这个问题太棘手了，前夫家人把孩子带走，即便你拥有抚养权，但他们一旦与孩子一直生活，多年后又去起诉变更抚养权，法院就很可能以‘不改变孩子生活环境’为由，把抚养权判给男方。”



刘悦和女儿的合影。

(下转 07 版)